

从文化迷惘到政治冒险

——论伽讷的《迷惘的冒险》和《圣殿坚守者》

辛禄高¹,董艳丽²

(1.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 抚州 344000;2.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伽讷是塞内加尔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都是探讨如何对待非洲传统文化的问题。他的第一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塞内加尔学生在法国留学时感到的文化身份困惑。他的第二部小说写的是塞内加尔后独立时代政府和非洲传统文化的冲突,作者认为固守传统有可能成为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这两部小说反映了作者从文化迷惘到政治冒险的精神之旅。

【关键词】伽讷;非洲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身份认同;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I434.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2-0034-04

谢赫·阿米杜·伽讷(Cheikh Hamidou Kane),塞内加尔小说家,1928年出生于塞内加尔河河谷的玛达姆。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富拉尼部落酋长之家,从小在其母语富拉尼语的环境中成长,接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浸润在穆斯林游牧文化、非洲口头文化和西非富拉尼人的价值观之中,因此他属于非洲,也属于伊斯兰世界。伽讷幼年时在格哈尼克学校读书,少年时在当地的法式小学就学,后到达喀尔读中学,1952-1959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他于1959年回到祖国塞内加尔,先后担任过塞内加尔经济计划和发展部部长、捷斯地区的行政长官和玛玛杜·迪亚政府时期的计划专员。他还曾担任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拉各斯和阿比让两地的代表,这段经历使他得以跑遍撒哈拉沙漠以南除南非之外的所有非洲国家。

伽讷一生只创作了两部小说:一部是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创作,1961年出版的《迷惘的冒险》(L'Aventure Ambiguë);一部是1996年出版的《圣殿坚守者》(Les Gardiens du Temple)。尽管创作数量不多,但他却被公认为塞内加尔杰出的小说家,他的第一部小说于1962年获得黑非洲文学大奖(Grand Prix Littéraire d'Afrique Noire),至今仍被公认为非洲文学经典之作,并于2002年入选“世纪非洲100本最好图书”。他至今在塞内加尔仍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但他依然活跃在不少文学、文化场合。

一 通往欧洲的文化冒险

直到1996年,伽讷还只是因为一本书而出名,那就是他1961年出版的《迷惘的冒险》。

《迷惘的冒险》主人公桑巴·贾洛带有作者人生

轨迹的很多影子:贾洛也出身于塞内加尔一个酋长家庭;少儿时期受到的也是传统伊斯兰文化教育,甚至被当地伊斯兰宗教学校作为未来领袖培养;后来也到法国留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这部作品看成作者的自传,它更多的是作者的痛苦思考,这种思考通过几个典型人物的激烈辩论呈现出来,讨论的主题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洲和以科技现代化见长的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作品反映了西方世俗文化、教育和哲学对虔诚的穆斯林青年的冲击,以此来表现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危机。这部小说刻画了年轻的主人公贾洛的悲剧:他接受西方的教育后,一方面依恋伊斯兰文化,一方面又被西方的科技和文明所深深吸引。这一主题在西非小说中十分普遍,但其他作品在艺术性和深刻性方面都没能达到《迷惘的冒险》那样的高度。

的确,黑人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主题当中,有关教育的主题是最常见的,因为它所深入探讨的是西方文化与非洲传统这一永恒话题。西方殖民者自诩为文明、进步的代表和落后民族“合理合法”的监护人。他们在非洲殖民地建立学校,目的是履行他们“驯服邪恶、拯救堕落的历史使命”;是为了教化“野蛮、落后、愚昧”的黑人,让他们“享受白人文明的恩泽”。但是白人了解或者无视非洲社会的根基,即非洲人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这让非洲人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接受新式学校、接受欧洲的文明和进步,要么坚守非洲人的古老传统。如果接受,他们又害怕由此丧失自己的文化之根;如果坚守,他们又忧虑非洲传统文化根本无法与西方抗衡。

贾洛也遇到这个艰难的抉择。他的老姑姑倒

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她是加洛贝部落首领的姐姐,在男权至上的传统非洲社会,她竟然成了这个部落的实际领袖。是她主张送包括贾洛在内的贵族子弟去法国学校读书的。她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说:“外国学校是他们(指西方殖民者)推行的新形式战争,我们必须派我们的精英到那里去,期望他们将来能领导整个国家……如果国家遇到危机,他们已经准备好成功地应对危机,因为他们最热爱自己的一切。”尽管她非常珍视非洲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认为这才是真正伟大的文化;尽管她对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并不认同,但是她很困惑为什么富于侵略性的西方“恶”文化能够轻易地摧毁她认为优秀的非洲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她让贾洛到巴黎去留学是为了探索西方侵略文化节节胜利的深层原因。她当然也担心这些“国家的希望”到法国之后会忘掉自己的使命,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我打算送我们的孩子们去法国学校,但是它将会把我们今天热爱并小心守护的一切都从他们的头脑中根除掉。也许我们的文化记忆在他们心中将会死去。当他们学成归来时也许都不认识我们了。”但是她还是决定冒一次险。

小说的第一部写的就是贾洛赴法国留学前的思想斗争,这是几乎所有关于到欧洲留学的小说都写到的共同的母题;直到1980年代之后,另一位塞内加尔女作家肯·布谷尔的自传体小说《疯狂波巴布》依然写到肯·布谷尔去欧洲留学之前的痛苦思想斗争,担心由此丧失她的非洲文化之根。^[4]第二部写的主要是贾洛在巴黎的生活。他到了巴黎之后,学习法国的哲学,大量地阅读启蒙哲学家们的著作,他沉浸在那些深邃的思想里,并深深地爱上了西方的文明、科技,认为它们确实非常先进。不过,贾洛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依然坚守着伊斯兰教义。

处在非洲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撕扯中,贾洛感到非常痛苦、非常迷惘,不知道自己到底归属何方。他感到他属于两者,然而又两者都不属于。他既热爱非洲传统文化,又爱上了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尽管他热爱西方文化,但是西方文化并不接纳他;他尽管依然热爱非洲文化,但是他已经接受了西方现代高等教育,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他的困惑其实和杜博伊斯的身份认同困惑一样。杜博伊斯是美国著名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家,他在《黑人的灵魂》中提出了“双重意识”概念,他认为美国黑人面临黑人与美国人的身份冲突,他们既将美国身份意识内化,又透过它来辨认自己的黑人身

份,捕捉非洲文化的旧影残迹。“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的两面性:他既是美国人,又是非洲人。同一黑人身体中存在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两种矛盾的理想。”^[2]

贾洛的精神痛苦其实也宣判了桑戈尔“文化混合”(m é tissage culturel)思想的失败。桑戈尔早年热切地宣传他的黑人性(N é gritude)理论,极力礼赞黑非洲的种族文化和种族身份,被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委婉地称为“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后来他便积极倡导文化混合理论,认为通过文化混合便可以丰富自我,并期待由此建立“世界性的文明”(la Civilisation de l'Universel)。^[3]贾洛的精神冒险说明桑戈尔的思想其实是行不通的。

二 向非洲传统文化挑战

《圣殿坚守者》的故事发生地是一个与塞内加尔非常相似的非洲国家,是一个在传统与进步、自我肯定与西方影响之间挣扎的国度。那里有一群居民叫瑟森人,他们通过坚决捍卫祖先的传统来表达他们的抗争。瑟森人不埋葬去世的人,而是先给他们身上撒上薄薄一层粘土,然后把他们树立在中空的猴面包树里。政府决定惩罚他们的这种“反动”行为。但是形势的发展超出了政府的控制,很快发生了总罢工,最终引起了全民起义。

《圣殿坚守者》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名叫法巴·马力,他是一个坚守传统文化的“格里奥”(griot,西非传统社会的乐师、口头诗人);一个名叫达巴·姆贝伊,一位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轻历史教授。除此之外,还有萨利夫·巴,一个法国国立农学院的学生;杰黑密·拉斯伽勒,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推行的“非洲西方化”政策使他置身于背离传统、失去民心的危险境地。

《圣殿坚守者》是一部更具政治性的小说,伽讷花了35年的时间来构思、写作和修改,并且在1980年代末因为民主主义浪潮的兴起他还一度放弃这部作品。他曾在1965年把初稿送给艾玫·塞泽尔看过,但后者建议他不要出版,因为“在他看来,我的小说有可能成为一台破坏塞内加尔的战争机器;有可能导致对非洲政体的批判声四起,就像召唤士兵一样。”

伽讷需要35年的时间去驱除心中的恶魔,并且相信在非洲政变的风险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圣殿坚守者》讲述的就是传统与现代之争、欠发达状态与工业化之争、专政与民主之争。“我想通过文字全方位地呈现一个真实的黑人世界,进入到它的内核。”他在接受一份杂志的专访时说,“我不是把《圣殿坚守

者》当小说来写,而是对当下历史的一种思考。”在接受一家电台的采访中,伽讷让我们更加清楚了他沉默的原因,并且让我们知道了他真正想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在被问到为何要等三十多年之后才出版第二部作品以及这本书的主题时,他回答道:“的确,这部小说是在《迷惘的冒险》发表35年之后才出版的。但是它的写作时间最早是在完成《迷惘的冒险》之后的六七年,也就是1963年到1967年间。《迷惘的冒险》讲述的是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思想、文化和哲学层面。《圣殿坚守者》中的人物与故事发生地都和《迷惘的冒险》一样。读者在里面看到的仍然是加洛贝家族所生活的环境和那里的居民。但两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圣殿坚守者》讲述的是国家独立之后一直到1995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如何取代殖民者的?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4]

伽讷在接受采访时,对瑟森人“树葬”迷信行为解释道:“《圣殿坚守者》这部小说的要素之一就是斗争,即小说中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应该与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迷信行为做斗争。这种迷信行为有可能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既然这只是一个农民的团体,他们的习惯就是把去世的格里奥置于猴面包树的怀抱之中,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把人葬到土里,就可能导致天不下雨。这是瑟森人在殖民时期所习惯做的事情,但是殖民当局并不理解这种行为,并把它看做野蛮的表现。当非洲人自己的领导者执掌政权时,各地区的领导、议会的主席或者共和国总统,他们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圣殿坚守者》讲述的就是这些领导人如何让他们国民明白这种迷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并且借助现代化的工具提高农业生产力,最终让他们摒弃这种迷信。小说用实例证明:固守传统有可能成为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非洲国家领导人就应该有勇气向迷信行为挑战,即使这些迷信行为被贴上文化的标签,应该有勇气通过解释与教育去努力破除迷信。”^[5]

伽讷的作品综合分析了非洲混乱的根源:黑人和白人、殖民后遗症、追求现代化的愿望与强大的传统压力并存。在他退休以后,他仍然在努力塑造一个新非洲人的形象:一个冲破传统的人,一个抛弃了因黑奴贸易和殖民统治而产生的迷失感的人,一个相信自己历史的人。

三 从文化迷惘到政治冒险

伽讷这两部小说尽管写的都是塞内加尔的事情,探讨的都是非洲文化的问题,但二者的主题和

文化立场截然不同。前面讲过,其实两部小说创作时间相差并不很大,但是差异实在太大。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部小说看作作者的精神之旅:从文化迷惘到政治冒险。

《迷惘的冒险》里贾洛的迷惘其实就是作者伽讷的迷惘。伽讷曾多次谈到他对非洲传统文化和欧洲现代文化的困惑,谈到他在巴黎留学时大量阅读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光辉著作以及欧洲经典文学作品之后的震撼,谈到法语是多么优美的语言,谈到他是如何在两者之间痛苦地徘徊。为了与主人公贾洛形成对照,伽讷在作品中安排了另外一个人物,他是一位经历过一战、了解欧洲的塞内加尔雇佣兵。作者给他起的名字是“乐福”(Le Fou,疯子、傻子的意思)。他奇迹般地在一战中幸存下来。回国之后,他非常反对贾洛的亲法行为。他大声吼道:“非洲应该离这个刽子手般的西方远远的。”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让贾洛倒在了乐福的刀下。对此,伽讷简单地解释道:“我只是想表明这样的(文化)冒险之旅是非常艰难的。”其实我觉得,贾洛不是死于他杀,而是死于自杀。因为贾洛实在无法摆脱两种文化的撕扯,他都快精神崩溃了,人格都要分裂了,他找不到精神的出路,于是只有选择死亡,他需要死在自己文化的手里,用自己的死来为非洲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殉葬,他借乐福的手完成了文化殉葬“壮举”。因为“乐福”是非洲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作者伽讷杀死了贾洛。我们也可以说,贾洛和乐福其实是作者伽讷思想的两个方面,作者自己无法调和,只能残忍地让乐福杀死了贾洛。

贾洛死了,伽讷还活着。继续活着的伽讷还在痛苦地思考着。思考的结果就是《圣殿坚守者》。乐福也依然活着,《圣殿坚守者》里的瑟森人都是乐福的化身。作者走出文化迷惘之后却走向了政治冒险,他竟然向乐福们挑战。

如果我们了解非洲后独立时代的政治生态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圣殿坚守者》在1960年代就开始构思并着手创作却到1996年才敢出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塞泽尔建议伽讷不要发表这部小说,担心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后独立时代的非洲有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他们几乎无原则地礼赞、美化非洲的一切传统文化,而对任何敢于对此批评的声音都猛烈地炮轰。其实,早在桑戈尔的黑人性理论里就有此思想,他曾经一再歌颂西非的格里奥的光辉形象,将其美化为非洲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化身;一再歌颂非洲的神

秘主义,歌颂非洲的“万灵论”观念(其实很多就是迷信)。不过后来桑戈尔倒转向了混合文化理论,而修正了他的黑人性理论。但是,绝大多数黑非洲知识分子和普通非洲人还是本能地捍卫着非洲的传统文化,不容任何批评。而伽讷在《圣殿坚守者》竟然宣称“固守传统有可能成为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障碍”,他甚至号召国家领导人向这些传统挑战。所以塞泽尔担心这部小说的发表会给塞内加尔带来战争。

幸运的是,到了1996年作品出版的时候,塞内加尔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观念更开放,思想更包容了。但非洲文学界、文化界和思想界选择用沉默的方式来故意忽视这部小说的存在。今天在谈论伽讷的小说时依然只谈论他的《迷惘的冒险》,而几乎没有人谈论《圣殿坚守者》。今天的非洲,以“文化迷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主流,《圣殿坚守者》成为“向传统文化宣战”这一主题几乎唯一的个案。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辛禄高.回到非洲文化之根[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7.
- [2]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6.
- [3]Jean-Pierre Biondi, *Senghor ou la tentation de l'universel*, p121.
- [4]Ayse ALPER. Un Portrait de la Littérature sénégalaise: Cheikh Hamidou Kane. Hacettepe Üniversitesi Edebiyat Fakültesi Dergisi Cilt: 18/Sayı: 1/ss. 53-58.
- [5]Uye, David, "Pilgrimage to Bayreuth: An African in Europe", *Europa*, Number 1, 1996. England.

From Cultural Ambiguity to Political Adventure ——On Kane's *Ambiguous Adventure* and *Temple Guardians*

XIN Lu-gao¹, DONG Yan-li²

(1.College of Chinese Law and Arts,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uzhou, Jiangxi 344000;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Kane is an outstanding Senegalese novelist whose novels discuss how to treat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His first novel deals with cultural identity ambiguity which a Senegalese student felt when he studied in France. His second novel deals with the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post-independent Senegalese era, and the author thinks that rigorous adherence to tradition maybe becomes an obstacle to modernization. Both of the two novels reflect the author's mental trip from cultural ambiguity to political adventure.

Key words: Cheikh Hamidou Kane;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Islamic Culture; Identity; Cultural Conflict

(责任编辑:张俊之)